

自己的課綱自己訂： 2015年原無疆界知識系列座談會第4場次

カリキュラムの自己決定：2015年原無疆界知識シリーズ座談会第4セッション
2015 Cross-Boundary Aboriginal Knowledge Serial Colloquia 4th Session: Drawing up Course Guidelines Ourselves

文・圖 | Pisuy Masaw (原住民族電視台《部落大小聲》企劃兼主持人)

台灣 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所辦理「2015年原無疆界知識系列座談會」春季論壇邁入第4場，這次以「自己的課綱自己訂：原住民族教育課綱自主應有的內容」為主題，恰巧呼應目前全國200多所高中生發起的反黑箱課綱微調爭議，吸引了近40名聽眾到場聆聽。

與談人精闢分析課綱的爭議

首先發言的與談人，是去年才從原住民族地區學校轉任到都會地區擔任校長的蘇佐璽（桃園市桃園區文昌國中，泰雅族），他以自身到平地求學的經驗為例，闡述非原住民族主體所制定出的課綱、課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包括因母語不同而產生的學校人際關係問題，更因為課程完全脫離泰雅族傳統文化而感到疏離感和不適應，雙重因素與壓力曾影響其學習成效。

與談人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王雅萍認為，原住民族必須要拿回教育的主導權，但應先反思課綱的定義。她提出疑問，原住民族教育課綱，指的是部落、民族、抑或原住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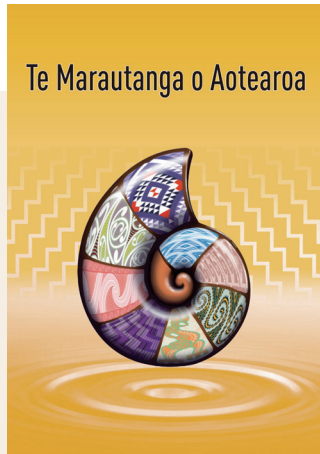
因為不同層次的課綱內容，應有不同的需求及教育目標。以毛利族教育體系完整的紐西蘭為例，在國家課程綱要中，毛利語和英語一樣具有特殊定位，且另訂學習毛利語的課程指引，提供學校進行教學時的方針，而毛利語的學習，更從幼兒階段就開始。

王雅萍副教授分析，從1980年代興起的毛利語復振運動，具有傳承知識、文化和價值觀的清楚目標。反觀台灣，雖然制定《原住民族教育法》，但落實困難；以將在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課綱」制定過程為例，雖然有原住民族參與，但仍無法爭取將族語列入中學的一節必修課，而從去年延燒至今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程序爭議，原住民族根本被國家排除在外，無法參與修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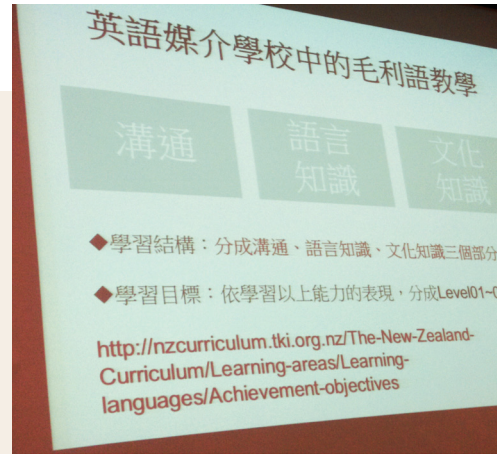
最後一位與談人是台中教育大學「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研究中心」（今年成立）研發組組長葉川榮。他認為課綱之所以產生爭議，是因為在話語權上無法達到價值中立的可能，各界應該把焦點轉移到「誰有詮釋權」。他提出幾個有趣的問題，提供與會人士思考，例如：為什麼一般學生沒有傳承文化的迫切性，而原



桃園市桃園區文昌國中校長蘇佐璽（泰雅族），以自身到平地求學的经验為例，認為訂定原住民族教育課綱有其必要。



紐西蘭毛利語課程大綱手冊封面。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王雅萍「英語媒介學校中的毛利語教學」。

住民族學生卻要背負使命？為什麼我的民族教育，不是一般教育呢？

原民師資培育與人才培育的方向

這次參與座談大多是在校學生、社會人士及教育界人士，在3位與談人各分享半小時後，即開放現場人士提問。發問者之一是鄒族的基層教師，她談起在接受師資培育的過程中，也曾感到茫然與挫折，但內心最大的衝突是學校學習的內容，與鄒族文化差異太大，到底國家該如何培養原住民族需要的教師？誰有資格來教育這些未來即將成為第一線的原住民族教育工作者呢？

葉川榮組長首先回應，國家培育原住民族教師的政策發展，於2013年產生重大轉折，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中的原住民族教師名額必須達到1/3，讓地方政府承受落實法令的壓力；目前原住民族師資聘用已有一些成效，但在師資培育這端，國內師培大學的課程，仍以「多元文化課程」為主，原住民族各的知識體系，並沒有被納入師培體系。近3年來，台中教育大學致力於培育公費原住民族師資碩士生，要求學生

至少必須修習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學程10學分、族語檢定需達中級，但培育原住民族教師的策略及目標，希望在國家政策面上能有更清楚的輪廓。

蘇佐璽校長認為，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知識，其實就包含著現代知識。原住民族教育的目的，是要讓一個原住民族的孩子，認識自己的語言文化，並且透過教育，讓孩子有自信地大聲說出自己的身分，而不是只有外表像原住民族，卻沒有民族的靈魂；而一般教育的目的，則是要讓原住民族的孩子，具有現代社會中必須具備的能力。無論是目前的課綱爭議或師資培育議題，都應思考原住民族教育的成敗與否。

目前擔任十二年國教語文領域課綱原住民族組召集人的王雅萍副教授，更勉勵在場聽眾，試著瞭解原住民族教育法賦予原住民族的各項權利，思考原住民族教育的困境，付諸行動就能改變，才能拿回原住民族教育自治權。◆